随笔

乘 凉

张儒学

乘凉，就是人们避热消暑的一种休闲方式。

每到酷暑三伏，不管是在地里干农活，或是在家里做手艺活，都会汗流浃背的，都会感到暑热难耐。这时，不管手里的活儿再多再忙，也得放下，然后找一个荫凉的地方乘凉，喝喝水或者取下头上的草帽来扇扇风。记得我家房前屋后栽满了竹子和树木，这些在平日里看来挡住了阳光的竹子和树木，还真起到了清凉的作用，不管是再热的天，只要端个凳子手里拿把蒲扇，往院坝边一坐，一会就凉快了。

在我家的院坝边，还有一口从来都没有干过的老井，只要一到热天，不管是在我家屋后的山坡上干活的，还是在我家门前的地里除草的，都放下活儿跑来乘凉；不管走亲戚的，还是赶集的，也不管是打空手的，还是挑着担子的，只要从这儿路过的人也都来乘凉，再喝口清凉的井水解渴。我父亲是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山里人，不管来的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他都端凳子拿蒲扇，不一会儿就与他们聊开了，聊的话题多半是天气、耕作、种子、收成等，而且还聊得十分亲切和融洽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夏天的夜晚，父亲总是把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再洒些水，待坝子水干了，在上面铺上竹席，好让我们几兄妹坐在上面乘凉，可我们却去争家里唯一的一张竹椅，一般都是谁先拿到谁坐，但多数时间还是爱哭的弟弟争赢了。随后，一家人或坐小木凳上或躺在竹席上乘凉。在那月净如水的月光下，父亲一边摇着手中的蒲扇，一边给我们讲故事，讲那让我们百听不厌的“桃园结义、唐僧取经、武松打虎……”

远处，更是充满着大人们粗犷的笑声，还有小孩子们的打闹声。我知道，他们也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乘凉，有时也有离得最近的三两家人凑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，气氛十分和谐。在这明亮的月光下，女人们的说话声和笑声一声高过一声；男人们多半是附和着，默听着，不管是自家女人拿自己来炫耀或者来取笑，他们都会一笑了之；小孩子们却拍着小手唱着儿歌：“月光光，挂树梢，大人笑，小孩跳……”整个山村似乎都在这乘凉的人们的笑声中，充满着欢乐与热闹。

如今，从山村里走进城市的我，因为家里有空调却再也感受不到天气的变化，再冷再热都似乎一个样。可小时候乘凉的记忆，却让我终身难忘。前不久，我回了一次乡下老家，在吃了晚饭后，由于母亲在城里帮我们带孩子，独自一人在乡下的父亲，又早早地将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再洒些水，待坝子水干了后又铺上竹席。父亲说：“今晚你回来了，我们还是在院坝里乘乘凉吧！”我说：“家里不是有电风扇吗？”“啥扇子扇起都没有在这儿凉快，因为这儿吹的是自然风！”随后，我和父亲一边乘凉一边聊着，再也不是父亲给我讲那让我们百听不厌的“桃园结义、唐僧取经、武松打虎……”而是我给父亲讲城里新近发生的新鲜事……父亲听得津津有味。

这时，远处再也没有男人们那粗犷的说话声，女人们一声高过一声的笑声和小孩子们打闹声，在这明净如水的月光下，村庄里显得静静的，静得似乎让我感到有点儿空旷和陌生。我问父亲：“怎么没人出来乘凉了呢，村里怎么显得静悄悄的？”父亲说：“现在村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，而剩下在家的好多都修起了小洋楼房，也跟城里人一样安上了空调，大家都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吹空调，谁还出来乘凉呀！”

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空调或电扇的今天，在院坝里乘凉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！

深山古寺（水粉画） 韩 冬

郑地风物

郑州的民间歌谣

连德林

民间歌谣，是口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一般说来，谱上曲子能唱的叫歌，只哼不唱的叫谣。在郑州农村，则称其为哼小曲儿。在儿童时代第一次接触的往往就是：“说小曲儿，道小曲儿，说曲小妞儿坐门墩儿。小妞守着门儿，家里来客人儿。客来了，可咋着？杀个鸡儿烙油馍，客人吃了乐呵呵……”由此可知，这种叫法已经很久了。

旧时，农村人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，村民们为活跃劳动生产，调动激情，如在盖房打夯时唱道：“石夯圆又重呀，新土松又软呀，大家一股劲呀，石夯往下钻呀，打得平又深呀，根基扎得稳呀……”此类歌伴随着劳动节奏，与劳动行为相结合，具有协调动作、指挥劳动、鼓舞情绪等特有功效。过去教幼儿学说话或做游戏时，也大都用歌谣的方式来进行，如“月奶奶，明晃晃，来到河边洗衣裳。洗得净、浆得光，哥哥穿上去学堂。学认字，写文章，去赶考，登上榜。小红旗，插门上，你看排场不排场。”过去的妇女们，虽然文化低，在学说歌谣方面，都能专心致志，有过耳不忘的心记。说唱的场合不管是田间地边，村头饭场或者是卧室床沿，都能随时即兴的哼上几句，有的还能当戏唱。

郑州地处中原腹地，人口稠密流动性大，为民歌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民歌的含义算不上多么深奥，却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时代心声，表现出了农民对真善美的审视尺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人们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，面对敌人又束手无策。于是在郑州地区民间流传着用面捏成日本兵的形象，放在锅里煮，以解心头恨，并编出歌谣唱道：“七家面，八家水，九家柴火煮洋鬼……”还有：“东家走，西家串，说说日本打河南。河南兵，抓壮丁，老蒋只把黄河崩。崩得急，流得快，郑州首当受灾害……”类似的歌谣，各个时期都能涌现出一批新的。

在郑州地区流传的歌谣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其中如“十劝男人谣”、“十二月坐监谣”、“十劝戒赌谣”、“十二月教女谣”，等等。这类歌谣都是用诗句的韵律，加上以人为善的劝说词，所以也把这类歌谣称其为“劝诗文”。

微文

爱是用来珍藏的

李愫生

她是个暮年的妇人，独自栖居。

她仍然不失美丽。至少，在这个小镇，有很多孩子和老人喜欢她。她经常会收到一些礼物，有风干的来自天山的野花，牛角梳，巧克力，书信，甚至一块牙齿。说是一块，而不是一颗，是因为那牙齿足够大。她把硕大的象牙横放在小花园，宣示着她的骄傲，任孩子们坐在上面玩耍。

她每周都会去邮局寄信。虽然现在电子邮件很发达了，打一个电话也毫不费事，但她还是愿用发黄的古老的信纸，仿佛只有那古老的方式才能承载这古老的情感。

她寄达的人，一定很幸福。

两封信，一封向北，一封向南，穿越迢迢风尘飞奔而去。

说了很多次，让他们不要再寄礼物来了，不要破费。收到那些礼物，她还是喜悦地微笑。北人寄来的牛肉干，纯羊毛的袍子，名贵的天山雪莲，南人寄来的藕粉、梅子，精致的苏绣手帕，除了那些分给邻居的吃食，她都细心地收藏。

三十年了，年年如一日。

一个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兵，一个是她旧同学的妻子。那段多难的岁月，兵当兵去了远方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在那段困境里，她的旧同学无私地帮助她度过了危难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事情多变。阴差阳错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假如，她嫁给那位同学就好了，就没有后面的故事。她一直没有嫁人。

在时间的荒涯里，兵长留在了雪山，有了雪山的后代；她的旧同学和当时一起照顾她的江南女结了婚。现在，兵也白发苍颜，旧同学已经不在了。只是，他们对她的爱，一点都没有减少。在她40岁那年，兵找到了她；在她46岁那年，旧同学的妻子找到了她，江南女一直记得丈夫病逝时的嘱托。

在时光的车轮里，爱是何其轻？又何其重呢？有人说，爱情是付出；有人说，爱情是占有；有人说，爱情是等待；有人说，爱情是年轻；有人说，爱情是回忆；有人说，爱情是化学反应。对于她来说，爱情是生命的珍藏。尽管，时光磨皱她的容颜，摧残她的身体，但她的心一分也没减少那份爱。

新书架

《飘零何处归》

海 棠

於梨华为旅美华人作家，以代表作长篇小说《又见棕榈，又见棕榈》名世，这本散文集《飘零何处归》是她多年海外生活的实录和感悟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她同时又为人妻母。为人妻母她尽职尽责，但也不乏普通女人对婚姻中无尽烦琐事务的抱怨，她在不少篇文章里毫不掩饰地提到自己第一次失败的婚姻。作为作家，她勤勉奋进，不惜笔墨细述对朋友、对家人和对往昔岁月的种种感念。作者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，无疑是她进行文学创作最坚实的基础。本书分为五个篇章：“独忆斯人来”写的是作者与朋友们如张爱玲、冰心等人的点滴交往；“迢递千里”是游记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，这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以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后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；其他还有“留美生活”、“家事往昔”、“家的旅程”三个篇章。从书中可以看出，她的经历与许多港台女作家相似，生长于大陆，经历了战争，随父母赴台，在台湾读了大学又留学美国并定居。作为作家，她对生活和命运的变迁非常敏感，始终以女性的细腻情感体验着人生的沧桑巨变。但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落笔非常大气，没有一般女性作家的委婉缠绵，反而多了一层厚重。

故乡人的怀念

李金安

从郑州走出的著名美学家翟墨（原名翟宝义、翟葆艺）在他的鸿篇巨制《登高海自平》、《人类设计思潮》、《翟墨卷》问世不久，于2009年7月21日溘然辞世。英才早逝，尤其令故乡人倍加悲痛惋惜。

上世纪70年代他在郑州市委宣传部和郑州晚报工作时，因共同爱诗常在文艺部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上见面，我俩就认识了。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谦虚、真诚、热情、儒雅、睿智。

小牧童（国画） 悟一敏

现在回忆、怀念翟墨，不能不说及他的美学追求，但他的美学追求深邃博大，根据我的水平是没有资格评说的。但成名后，几乎每次出版的著作都给我寄来一册（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在重病期间，今年5月7日收到他给我寄来的最后一本近500页厚的《翟墨卷》，他是为了让我及时看到此卷收入他评论我的散文诗的文章《绿韵》），平时并收到他大量的书信及谈美学的资料，所以我根据这些，出于敬仰，出于怀念，试以皮毛式地简介一下他人生、美学追求大致的轨迹。

翟墨是河南尉氏县人，196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。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，师从美学家王朝闻攻读美学史论和艺术美学。翟墨这段经历宛如清平乐淡雅的旋律，似无较深的人生顿悟，也许他也没想到，当他用新思维、新手法创作出的散文诗式的美学论文，竟被当时一些学术界的陈腐观念忽视为“不入流”。

正当他发出难道真的野草闲花无人看、漂泊游子无处归的感慨时，有一家不以中心自居的《艺术世界》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对他的美文美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出版了他的论集并写出精辟的评论。他以感激、兴奋的心情这样赞美副主编唐宗良：“他的聪明如鸟儿出巢，从他乌溜溜的眼睛里向外飘浮。他的果断如箭儿离弦，在它飞去的刹那已定下了环数。”（《随缘韧游录》）

从此，他在另辟蹊径的美学领域里，辛勤耕耘，结出了累累硕果。他相继出版的专著有：《艺术家的美学》这是他借剖析王朝闻美学思想体系，对美学形态学的初步理论思考，是他的第一部专著。《美丑的纠缠与裂变》和《OK，永恒的艺术家》这是他对散文诗体的理论文章形态的短篇试验。两本论集是姊妹篇。《绘画美》是这种文体的长篇试验。还有以新视角、全方位阐释人体美的《当代人体艺术深索》，用情思韵律建构的《吴冠中传》。在这些实验基础上，他写出一篇很有意义的专论《审美观念变革中的美学定位》（1992年6期《文艺研究》），这是他前段试验的一次小结，也是今后研究的起点。在此文章中，他深思了五个问题：一，学科定位：美学不是“自然科学”，也不是“社会科学”，而是“人文科学”。二，形态定位：美学形态应是哲学型和艺术型的双向结合。三，本体定位：美学应以人类的生命存在为本体。四，目标定位：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。五，思维定位：高层次的混沌有序的系统整体思维。

他的美文美论在社会上很快引起强烈的反响，除了几十家报刊发表大量专家精辟的评论外，还收到大量很有档次的读者的来信给予真挚的赞美。诸如，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陈少丰说：“读《美丑的纠缠与裂变》使我惊异，以诗的语言与形式来阐发理论问题竟是如此的简洁、鲜明、深邃而又耐品味。读其他大师的大论，只觉得闪闪发光的火花，而读《美丑的纠缠与裂变》却是滔滔共流，涓涓清溪。”中央音乐学院理论教研室赵世民来信说：“您的文章一扫美学界陈腐的文风。您既有深厚的哲学功底，又有敏锐的感受力，真正做到了‘从上至下’又‘从下至上’。”

翟墨的美文美论有三点特别令人惊异令人钦佩：

一是，他原本是一位诗人，他曾出过质朴、优美的诗集。但没想到他的美学论文集，在编排上、结构上，也能体现出诗歌的韵律美。

二是，他的创新精神特别突出。他说：“雪原上第一排脚印最容易引人跟随，作为后人的我们往往成为前人脚印的循迹者。然而，创造的价值不在‘循迹’而在‘生迹’。”

三是，他涉猎的美学领域相当广阔，美学知识相当渊博。美术、音乐、摄影、人体、诗文、典籍、科学、设计、自然、历史、生物等美学领域无所不包无所不论。

翟墨原创理论成果有“全息文明模式”、“大一美学体系”、“创悠设计理念”、“四分思辨方法”等。他笔耕不辍，共出版个人著作18部，发表论评近千篇，主编著作10种80余部。曾参加国家重点项目《中国大百科全书病态卷》、《中华艺术通史》撰稿，担任国家项目《人类设计思潮》主编，《全球文明》、《美术观察》副主编。其著作多次获诸如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、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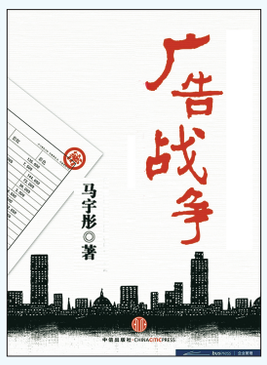
多么博学，多么圣洁的美学家，竟过早地离开了这个洋溢着无限美的世界。

他的美学精神将万古流芳！

只有向天歌没说具体的去向，他给艾小毛发了一条短信，把她约到了远离报社的一间隐蔽的茶社里。

艾小毛是那种骨感的女人，不丰满，但很玲珑，身上的每一处都透着飘逸的风韵。研究生毕业后，直接找到海江日报社自荐，先在特稿部做了两年深度新闻记者，因为文字优美，后来调进副刊部，从见习编辑干到编辑再到责任编辑，把副刊版办成了《海江日报》的金字招牌，版面上名家云集，读者中好评如潮，所以，这些年她好像与世隔绝，一直沉浸在淡然忘我的情调中，做事我行我素，说话无遮无拦，33岁了还孑然一身，属于有房有车没归宿的城市白领剩女。这些年，艾小毛与一个个追求者擦肩而过，她的心里，早已装进了向天歌。

艾小毛对向天歌心生好感说来简单，来报社的第二年，她要做一组关于传销组织内部运作流程的揭秘报道，恰巧遇上市工商局接到举报准备端掉一处传销窝点的行动，艾小毛和向天歌协同采访，路过人民广场时，有一个下肢残疾的乞丐趴在地上，向天歌走过去往那只空碗里放进了十块钱，还有一次，集团组织拓展训练，其中一项科目是跳出真我，主要培养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，十几个人围成一圈，将双臂平伸，等待伙伴从两米多高的台子上跳下来接住，遇到身高体壮的同伴，下面人的手臂会砸得很疼，艾小毛注意观察，很多男同事在同伴落下的一刹那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手臂缩回去，或者向下一摆做个缓冲用以减小冲击力，只有向天歌坚持着不打一点折扣，当时她就想，有同情心和敢于担当的男人一定可靠。



艾小毛轻叹一声：“天歌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一定听进去，既然是为了满足好奇心，就没必要不管不顾，知道了广告经营四个字是怎么写出来的就行了。等集团的班子变了，还不一定是个什么格局呢？后任肯定要否定前任，但是你要清楚，每一个后任终将变成前任，包括你在内。”

向天歌摆弄着手机：“不说这些了，给你读一条短信，是广告部文书小杨子发给我的：爱加爱是非常的爱；爱减爱是爱的起点；爱乘爱是无限的爱；爱除爱是唯一的爱，很有味道吧？”

艾小毛不屑一顾：“有什么味道，小孩子的游戏。”

向天歌说：“那你给爱下个最简单的定义。”

艾小毛说：“两个字，惦记。”

向天歌不说话了，这两个字在他的心底涌起了一股暖流。

艾小毛说：“我们版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专栏下个月就开了，最终敲定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——海江走笔三十年，历时将近一年，开发区独家特约刊登，我借这个机会，拉着招商局的负责人转了一圈，选定了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海江的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品牌，最后定下20家，每家做一版，他们对媒体的报价没有太多的概念，我给报的三万五一个版，居然一致通过，我随便起了个系列报道的名字，叫走近世界500强，你看让谁去正式对接一下？”

向天歌感激地望着艾小毛：“天爷呀，你这一出手就是七十万，而且名利双收，如果‘海都’满版写的都是500强的经营理念，还用得着到处标榜自己是高品质吗？小毛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！”

艾小毛忽然小女人起来：“还不是看你被指标压得那个难受劲，要不然，就是坐在家里写小说，我也没兴趣跑那么远去谈什么广告！”

向天歌从手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紫缎面的盒子，打开来，是一尊剔透的玉弥勒，慈眉善目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闪着绿幽幽的波动的光影：“小毛，快到你生日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男戴观音女戴佛，是为了让彼此互补，多从异性身上汲取没有的特质。这可和‘海都’一点关系没有，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。”

艾小毛接过来，仔细把玩着，又虔诚地贴在胸口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谢谢你天歌，但愿这个生日对我们都是收获的开始。”

谈恋爱时，谢真真也曾有过一段小鸟依人的日子。向天歌的条件当时在学校里还是蛮出色的。谢真真最后选择了他，他是心存感激的，毕竟对于他这样一个在海江没有任何根基的外地孩子还说，干得好不如娶得好，第一班搭上的是什么样的车极其重要。但他始终搞不懂的是为什么结婚以后谢真真仿佛变了一个人，除了醉心于机关那套复杂的人际关系外，再无其他爱好。

回到家，向天歌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，谢真真正歪在沙发上看连续剧，飘忽的眼神把向天歌吓了一跳。向天歌知道，这种眼神是谢真真渴望做爱的信号。向天歌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那就是结婚不久的一段时间，谢真真任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每次做爱都要骑在向天歌的上面控制着节奏自我陶醉，让向天歌找不到一点男人的尊严，而且，谢真真因为害怕怀孕，不管多么动情，总要及时刹车戴上套子，让向天歌大为扫兴。

13

连 载

“好啊，大伟你那边有几个对手？希望大吗？”

“还不太清楚，听说跨国公司基本都来了，天赛不知道来没来。”

“好啊，大伟，这回一定把他们打趴下喽！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范总，我就是想问您一下：对销售政策，您有什么考虑？”崔大伟的话简短而委婉，但传达的意思却很清晰明白。

“大伟，你这事我们就‘特事特办’。你随时向我汇报。”

远州饭店中式风格的海参馆，优雅的古筝声缭绕在幽静的店堂里。崔大伟正在一个雅致的包厢里用海参宴款待赵副局长。赵副局长在远州局主管技术和通信建设，这是崔大伟早已从他的小舅子嘴里打探确认好了的。

首先上桌的是葱烧海参，崔大伟赶忙殷勤地劝菜：“赵局，您先来。”

面颊瘦长的赵副局长照例客气了一下，随手举起筷子。

“赵局什么时候也去深圳让我接待一下？”

“你们深圳的天赛也来了。不过，他们的价格也是向外资靠拢。”

崔大伟顿时喜出望外地问道：“赵局，那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的价格有竞争力，这一单是很有希望的？”

赵副局长显然已对崔大伟所津津乐道的销售政策略知一二。他中肯而坦率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：首先，尽快提交一份技术方案，再抓紧请局长和他一起到公司考察。

“赵局，这事不是您抓总的吗？”

“这么大的事，季局长的意见也很重要，我明天带你去见他。”赵副局长停顿了一下，还是叮嘱道：“你注意把他的工作做好。”

恒佳宽阔的研发部大开间里，经过年前的突击整理和打扫，显得非常干净、整洁。

研发部主管武锐锋是个身材高挑瘦削的年轻人，刚满30周岁，五官轮廓分明。

此刻，武锐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忽然范胜轩不声不响地出现在门口，他马上站起来：“范总，您来啦，年过得好吗？”

“崔大伟在鲁东又盯上一个大单，他需要我们做技术方案。”

“这没问题，范总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
崔大伟在远州饭店等了两天，终于等到深圳传真过来的薄薄的十页《技术方案》，这十张纸的技术方案，实在太让人看不过去了。

他花了一个下午搜肠刮肚，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积累，把《技术方案》好好充实了一把。次日一早，崔大伟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杰作，赶到季局长办公室。

“季局长，我给您送《技术方案》来了。您啥时候能安排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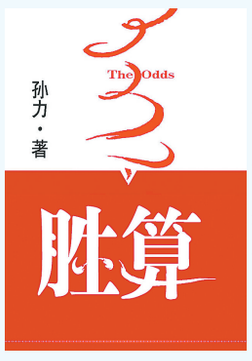
“最近有些忙，过一阵子看吧。你们的设备在哪里用过，有用户名单吗？”

他们正越聊越热络，忽然又响起了敲门声。一对衣着光鲜的男女走进办公室。

那女的二十岁出头，当她走过崔大伟身旁时，一股柔媚的暗香飘过，只见她略带嗲声地叫道：“季局长，新年好啊！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呵呵，美国爱西的Lily小姐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”季局长满面笑容地站起来，握着Lily的纤手。

“季局长呀，您不是总说，我们爱西公司不重视远州吗？这回呀，我就将我们的首席代表请来了。”



听了Lily的介绍，季局长和崔大伟同时将目光移向那位西装革履的男子。爱西公司是通信业世界巨头，崔大伟早已如雷贯耳，他看这位首席代表果然不同凡响：四十岁上下，身材魁梧，保养得很好的国字脸泛着红润的光泽。

只见这男子趋前两步：“查里欧。季局长，久闻大名了，请多关照。”

这时，Lily在桌子边无意中瞟到了崔大伟提交的技术方案：“咦？又有一家送方案来啦？哪里的？怎么这么简陋？”

“哦，是个国内厂家，刚送来。”季局长随口敷衍道。

“国产的？国产数字交换机，质量能过关吗？从这技术方案看，那公司素质就不高。”Lily撇了撇嘴。

这话崔大伟实在听不下去了：“小姐，我看你这人也是国产的吧？何必东西没看到，就说国产货的不好呢？”

Lily没有料到，一直坐在沙发上没吭气的这个男人一出口就射过来一枝冷箭。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差距

崔大伟下午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后，又转去赵副局长办公室，刚一进门赵副局长就告诉他：天赛的方案也来了。

他看着天赛整齐的白皮书，真想讨一本回去研究一下。

“赵局，我们的文件做得有些仓促，不要紧吧？”恒佳的技术方案让崔大伟觉得有些自惭形秽。

2